

883

1247.91
E352.10
3

二月河

文集

乾隆皇帝



A0978036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乾隆皇帝(1、2、3、4、5、6 卷)/二月河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二月河文集·卷十·乾隆皇帝·日落长河)

ISBN 7-5354-2103-2

I. 乾…

II. 二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4994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田中全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方隆昌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文字六〇三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7.125 插页:36

版次: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字数:2460 千字 印数:18 001—28 000 套

ISBN 7-5354-2103-2/I·1604 定价:144.00 元(套·六本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本册定价:25.00 元

第一回 急事功再促金川役 畏严诏将相乱提调

春三月，中原大地已是万木葱茏，川西北甘孜阿坝一带还是一派寒荒阴霾的冬景。从玉门关外瀚海般大沙漠穿行而过的白毛风乘高而下，将沼泽地裸露在黄汤泥水外面的埠地冻结成一层硬壳，就像脓肿的疮痂，星罗棋布或大或小似断似连地横亘在潦水中，绵绵蜒蜒伸向无边的尽头。绛红色的云在广袤的天穹上缓缓移动，时而将冻雨漫漫霏霏洒落下来，时而又撒下细盐一样的雪粒，风卷冻雨，吹打得芦苇菅草白茅都波伏在“痂”上簌簌颤栗。即使无风无雪，这里也是晴日无多，东南大川裹上来的湿热气和川北的寒风交汇在这里，又是整日的大雾，弥弥漫漫，覆盖在无垠的水草沼泽地上，把小树、高埠、丘陵、水塘、泥潭、纵横交错缓缓滚移的河溪……都拥抱在它的神秘纱幕之中。潮湿得连鸟都懒得飞。人只要在这样的雾中穿行一个时辰，所有的衣装都会像在水里浸过，粘湿得通体不适，冷得沁骨透心。

因为大小金川战事绵密，断断续续将近二十年，川西川北官军和金川土司莎罗奔部卒两军对垒，隔着这数百里大泥淖时有交战，附近以贩运盐粮茶马为生的汉人和土著回民藏民逃的逃迁的迁，刷经寺东西横亘三百余里，除了兵营还是兵营。东倒西歪的村舍里乌烟瘴气，到处堆着柴炭和满是泥浆的粮车，满街的驴、骡、驼、马粪被大兵们的牛皮靴子踩揉在泥浆里，稀粥样浑淌流。梭磨河里泡着几百条乌篷船，也是运粮用的，眼下是枯水季

节，既不能上行也不能下行，上千的船夫民工被困在这里，只得在岸上搭起密密麻麻的窝棚，起灶支锅过日子。倒是这“窝棚屯”的川中船家，儿啼女叫涮衣洗菜的，给这一片充满杀机的大军营盘带来一丝人间烟火气。

亭午雾散时分，一队官兵约五十余骑，自西向东驰来，满身都是泥浆的马，驮着一个个浑身精湿蓬头垢面的戈什哈，在四尺余宽的“驿道”上狂奔，浆水四溅，进得道旁牛皮帐上都是，连远处兵士刚刚晾晒出来的被褥上都是。马队过去，立即招来兵士们一片责骂声：

“龟儿子穷烧个啥子哟！老子就这一条干被子啰！”一个秃子正在驿道旁支晾被褥的杆子，号褂子上溅了麻麻花花一片泥汁子，连嘴里也进进去一滴，他“呸”地唾了一口，骂道：“先人板板的，粮库里吃饱了撑的，跑那么慌赶死吵！——杆子要倒！龟儿子们卖什么呆？快来帮着支稳了！血祖宗的，这是个什么鬼地方。天黑地冻得像石板，老爷儿（太阳）一出来又要化成一摊臭泥！”

几个在帐篷里说笑打诨的兵忙跑出来，撮着碎石块塞揼那歪斜欲倒的晾衣杆。一个矮个子仰着脸，嚷着鼻子龇牙咧嘴笑道：“秃子老五早就想喝粮库里存的酒了，不成想先吃一口尿泥汁儿，滋味怎么样啊？”秃子拂落着身上的泥点子，恨恨说道：“格老子的，老子吃不上，讷亲儿子也未必吃得上！早晚叫莎罗奔端了狗日的粮库，大家都吃不上！真是奇哉怪也，张军门带老了兵，偏偏不叫带，讷亲个臭书生，只晓得板着个屁脸训人，他会打仗？”他的话音一落，立即引起一阵共鸣：

“秃子老五这话地道！”

“先头在小金川，窝在烂泥塘里，还差点叫人家端了老营中军。如今移到北路，还是他娘的睡烂泥塘帐篷……我连做梦都想

着睡个干崩崩儿的窝棚!”

“夺大金川，夺大金川，夺了两次了，几百里烂草泥潭地，粮食上不去，夺了也得退回来！死在烂泥地里的人比他妈打仗死的多十倍！”

“要是我们张大帅还掌事儿，我们哪能这么窝囊呢？张大帅攻苗那阵子，七十二洞苗蛮王反起……”

秃子老五用脚踹着木杆根儿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你说的那是当年！猫老了就要避鼠！小金川一仗不是张广泗指挥？我瞧着是人家莎罗奔给朝廷留面子，不然连他也叫活捉了去！”矮子尖着嗓门，生怕别人抢了话头似地叫道：“那都怪讷亲在里头搅的，他要不管军务，张军门一个婆婆当家，出不了小金川那场乱子！”一个络腮胡子当即冷冷顶上，说道：“张军门是个活周瑜，最没器量，越老越混蛋！我兄弟就在中军给他做饭，小金川打败仗，就是姓张的瞎摆活不听阿桂军门的主意，还妒忌，先派人带一群守库的爷孙兵深入孤地到刮耳崖，事后又妒人家桂爷，怕揭出他的短来，又想杀人灭口！这种德行，谁敢跟着他？谁愿给他卖命?!”他朝帐外望了望，小声道：“祁管带查营来了，龟儿子是张广泗的亲兵下来的，咱们进帐子，唱歌!”于是几个人一个接一个溜进帐篷。顷刻各个帐篷此伏彼起，响起兵士们五音不全的破锣嗓门儿：

圣略宣，皇威鬯，风行电激物震荡。

物震荡，声灵驰，靡坚不破高不摧！

曩西域，版图廓，二万余里我疆索。

两金川，敢抗千，自作不靖适自残……

春风吹铙入桃关……奏凯还，虎臣黑士皆腾欢……

那一行骑兵当然理会不到兵士们这番议论，此刻已经驰到刷经寺的梵塔前。为首的两个军官在山门前的转经轮前滚鞍下马，将鞭子和缰绳扔给随从的戈什哈，便见中军门官迎上来禀道：“讷经略相公和张军门两个人正商议事情，请海兰察军门和兆惠军门到候见厅暂息听令！”

“是！”那位叫海兰察的青年军官行军礼平臂在胸答应一声，却不举步，回身对身边另一位军官笑道：“和甫，候见厅这会子准坐满了，那都是些烟虫，我怕闻那股子烟臭味。你要去你先进去，这会子外面干爽，太阳底下晾晾，衣服干透了我就进去。”兆惠道：“我也嫌那屋里气闷，你自己不愿的事叫我去干！我也在外头晾晾！”二人说罢相视一笑。

这两个军官年纪都在三十二三上下，个头也差不多，又都喜欢穿黑甲披红袍。乍一看，有点像孪生兄弟。因为二人平时相处得好，打仗、出差形影不离，一个灶里搅马勺，又同住一个大帐篷，管着征剿大军的粮库，一正一副两个总粮管带，又都是副将衔，一样的爱兵如命，所以军中有“红袍双星将”之称。但其实二人门第出身、性情相貌都很有不同之处。兆惠是长瓜脸，面色苍白清癯，一对眼窝微微下陷，峭峻的面孔上极少表情，压得重重的两道扫帚眉下，一双瞳仁漆黑，偶尔眼波滚移闪烁一下，晶莹得如荧光宝石，却是一闪即逝。海兰察身材比兆惠略胖，双眉剔出，有点像鹰的双翅向上插去，略带紫铜色的面庞一点也不出众，还配着一只不讨人喜欢的蒜头鼻子，却是个喜天哈地的性子。此刻二人站在刷经寺外转经轮石阶前，由着融融的阳光晒着，兆惠一脸安详闭目向阳，海兰察却像只猴子般踢踏不宁，一会踮踮脚，用手抠弄靴子上的泥斑，一会又脱下袍子又抖又搓，来回不停快步走着，笑嘻嘻拨转那一排经轮，问兆惠：“这曲里拐弯的字，我他娘一个也不识得！兆哥，你去过蒙古，给咱说

说!”

“那不是蒙文，是藏文六大名王真言。”兆惠腮上的肌肉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，仿佛从很深的遐想中憬醒过来，一字一板地说道：“俺、嘛、呢、吧、弥、吽——”他又绷紧了嘴唇，被阳光刺得眯缝成一条线的眼睛里晶莹闪烁着微光，微睨着湛青的天空不言语。海兰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郁郁苍苍的山峦，枯黄的老树丛草间蒸蔚着淡青色的岚气，刷经寺前大纛上明黄镶边，宝蓝色的帅旗仿佛被雾湿了没有干透，平平地下垂着，上边也写着六个尺幅大字：

抚远招讨使讷

时而被风吹动，懒洋洋地翕张一下，像一个午困方起的人打哈欠，反而使这荒寒寂寥的空山更增几分落寞。兆惠见他久久出神，凑近了，用手指捅了他肋下一下，笑问：“喂，怎么了，又在老僧入定？告诉你，六大真言我知道。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，哪个庙里没有呢？那个‘吽’字念成‘轰’，你倒错得别致！”海兰察这才转过脸，一笑说道：“怪不得上回你把孙嘉淦的名字念成孙嘉金——‘吽’字是念‘牛’的么？”

海兰察瞪着眼想了想，拍掌笑道：“是了！上回勒敏说笑话，雍正爷那时候北京去了个红衣喇嘛，把个探花给咒死过去，念的也是六字真言，救醒了问他，‘你听见什么？’他笑着说‘别的没听见，只听他说：俺把你哄！’这可不是对景儿了，再不会记错的了！”他龇牙咧嘴，唏溜着鼻子，统手跺脚没一刻安静，又道：“你怎么那么重的心事？这面旗什么鸟看头，老盯着作么？”

“我是担心大粮库。”兆惠深深透了一口气，“我们的大粮库离着小金川太近了，中间只有一百多里草地。从成都运来一百斤

粮要耗十五斤，要被莎罗奔抢走，一反一正就是三十斤，这个仗就没法打了。”他细白的手指交叉地握在一起，不安地搓动着，指关节都发出咯咯的微响，加上他阴郁苍白的脸色，竟使海兰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。海兰察敛起嬉笑，低着头想了想，抿着嘴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成都的粮也都是两江湖广调来的，不过不从军费里支项罢了。阿桂原来在这里，我们还可不操这个心，现在他是远走高飞了，坐镇古北口的建牙将军，撂下我们来应付——”他看了看门可罗雀的刷经寺山门，“——这两个日娘鸟撮的活宝！”

他说的“两个活宝”自然是指讷亲和张广泗。张广泗原是雍正朝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麾下的一员大将，因脾性倔强暴躁与主将不和，改拨四川总督岳钟麒指挥。年羹尧青海一役，击败罗布藏丹增，二十余万准葛尔蒙古兵溃乱，散处各地据守。雍正皇帝下诏由岳钟麒率部殄灭，张广泗由松潘带两千人马策应岳钟麒的主力，攻州陷府一路向北，竟是如入无人之境，一路擒敌三万，又在青海北鱼卡解了中军之围。自此起家，晋封为云贵提督。雍正季年，诏令云贵改土归流。两省苗人揭竿而起，糜烂不可收拾，村村起火树树冒烟，两省政令不出省垣，雍正一怒之下撤掉了军机大臣兼云贵总督鄂尔泰的职衔，由张广泗出任总督。张广泗以五千孤军，三个月连下七十多个苗寨，不到一年半便荡平两省叛苗，生擒叛苗拥立的假王。以此赫赫功勋，张广泗晋位侯爵，节制云贵两广川鄂六省驻军。以此威势，有清开国以来，除了年羹尧再没有第二人。人们私地赠号“天下兵马大元帅”。

这样一个打了一辈子胜仗的大将军，来到川西藏羌之地却连连大败亏输。乾隆登极以来，为打通入藏道路，先派大学士庆复进击盘踞上下瞻对的斑滚部落，上下瞻对只是个弹丸之地，比不上内地大一点的村子，庆复竟打了两年，耗资百万，只落了两座

空“城”，还要大军镇守，斑滚潜入金川，撩拨藏民反叛，倒使战火蔓延川西，几乎殃及青海。乾隆赫然震怒，封了庆复祖父遏必隆的刀，赐庆复自尽，由张广泗主掌军事，进驻金川地域，以十五万精兵三路夹击，不损叛藏莎罗奔一根毫毛，只探明了庆复假冒军功的劣迹，中了诱敌之计，被围困在小金川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庆复被赐自尽，张广泗也落了个“戴罪立功”的处分，在营“帮办军务”。那讷亲来得更有意思。他是乾隆的首辅宰相，军机处“第一宣力大臣”，康熙孝诚皇后嫡亲的侄孙儿，位置还在权势炙手可热的当今国舅傅恒之上。好端端一个太平宰相天潢贵胄，会突发异想要立功封侯，自动请缨来平金川。帮办军务的张广泗跑到成都养“病”，下面这群丘八爷都是他带了几十年的骄兵悍将，哪里瞧得起这位白面书生？在刷经寺大营几次会议，都是讷亲唱独角戏，军爷们恭敬执礼到十二分，却不是哼哼哈哈就是叫苦连天，粮草军饷车马辎重诸事天天和主帅扯皮，竟是指挥不动，只得千请万请亲自到成都搬这“老师”回营。两个人，一个是心雄万夫腹无良谋，一个是败军之将愣充诸葛。军中小大将官无不私下戏称“两个活宝”。

听海兰察说话，兆惠仰着脸出了半日神，这才转脸笑道：“小声些儿罢！没看这是什么地方儿？上回会议，你在厅里叽咕，跟谁说过张广泗是张士贵的嫡亲灰孙子？张大帅是眼里揉得沙子的？叫马光祖私地问我几次，你都说了两位主将些什么话，掰屁股招风，为口孽得罪他们，值吗？”

“我看你是在黑龙江叫人整怕了。”海兰察一晒，说道：“他们两个这副熊样子，还不叫人背后说两句？你说马光祖问你，他何尝没问过我你的不是呢？——带兵靠恩义，这两样他们都没有。打了败仗又怕下头把丑底子都抖落出来，弄些眼线防贼似的防着我们！”

“他们现在是山高皇帝远，手里又有权。一个蔡京，一个高俅，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他们日子不好过，得防着寻下头的不是。”

“蔡京高俅管谁筋疼！”海兰察一脚将一块鹅卵石踢得老远，“老子不是林冲，没得娘子给他占！蔡师爷前儿见我，说粮库要搬过来。说是阿桂的条陈——粮库离着莎罗奔太近了，皇上不放心，下了三道密谕——挪到这边当然不错，只离着这两个混蛋近了，事多，恶心！”兆惠道：“我估着这次会议就是说这事。咱们两个你从乌里雅苏台来，我从黑龙江来，后娘怀里不好撒娇儿，小心着点罢！”

正说着，山门里飞也似跑出一个中军，边跑边喊：“相爷军门已经升座议事，你们怎么还不进去？快快！”不到面前便趑身返回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一边答应“是！”一溜小跑进了山门。向西一箭之地，已见候见厅前戈什哈马弁亲兵雁阵般站列门前两侧，个个手按腰刀目不斜视，钉子一样直立不动，一派肃杀景象。海兰察和兆惠在门口定了定神，大声报道：“抚远招讨大军门麾下总粮管带兆惠、海兰察晋见！”

屋子里一片死寂，没有人答话，过了好一阵子，才听讷亲略带嘶哑的声音，阴沉沉吩咐：“进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两个人齐声答应，几乎同时跨进屋里。这是刷经寺喇嘛平日诵念晚课的经房，因为山墙宽阔，四间房足有寻常六七间房大，中间房檩间还支着红漆镀金木柱，地下漫铺着一色水磨青砖，只为防潮，窗子砌得很小，屋里显得幽暗阴沉，乍从大亮白日的外边进来，黑得像钻进地洞里。良久，二人的眼睛才渐渐适应，只见东西两侧的经柜前都设有座椅，一溜两行的将佐个个双手拄剑端然肃坐，木雕泥塑般纹丝不动，北边供佛处设着硕大无朋的供

台，酥油灯碗堆叠在一处，空的地方摆了足有丈许方圆的一个大沙盘，沙盘前讷亲居中而坐，九蟒五爪袍子外罩着簇新的仙鹤补服，项上端正挂着的蜜蜡朝珠在窗下幽幽闪光，珊瑚顶戴后还插着一枝翠森森的孔雀花翎。身后还挺立着一位五品校尉，双手捧一柄明黄流苏的九龙宝剑，上面搭着绣缎龙明黄袱子，在暗中熠熠生光，仿佛在炫耀它至高无上的威权——这就是所谓“天子剑”了。

兆、海二人行罢礼，讷亲却没有立刻让他们就座。一张长长的脸毫无表情，苍白得几乎没有血色的面孔上一双三角眼压在蝌蚪眉下，深邃得古井一样，直直地盯着两个迟到的将军。半晌才道：“你们来迟了，坐下吧！”在众目睽睽下，两个人径自走到左侧旁两个空座跟前，兆惠不言声恬然自若入座，海兰察背转面向侧边熟人伸舌头扮个鬼脸，却一本正经转过脸来，这才仔细打量坐在讷亲右边的大将军张广泗，恰张广泗也转过脸，二人四目相对，都避了开去。他却甚不安生，又用目光搜寻大军督粮参议道勒敏，却见勒敏的座位紧挨着讷亲，不与诸将同列，正呆呆地想心事。与勒敏并列坐着还有个三品文官，黑矮精瘦，麻脸上一双椒豆一样的小眼睛十分精神，却不认得。正思量着，“这个家伙是做什么的？”讷亲轻咳一声，说话了。

“诸位！”讷亲挺了一下微驼的背，脸上透出一丝血色，不疾不徐说道，“金川之役自上下瞻对斑滚脱逃算起，已经打了整整十三年，至今为止，敌我仍旧是对峙局面。皇上虽高居九重，自从委我为经略大臣，几乎三日一诏五日一命，垂询进军情形。但事到如今，我军还仅只是对大小金川造了个合围形势。两军数次接战都因中间隔了一百余里的草地沼泽，不能为久战之计。讷亲身为经略大臣、忝在高位尸居素餐，领军以来半年有余，未有寸功建树。中夜推枕、扪心徘徊，真是愧惶不能自己！上无以对主

上宵旰焦虑，体念元元之情，下愧对三军将士跋涉泥途、激切用命之心。劳军糜饷师老而无功。这样下去，不但朝廷不能容，就是我们自己，又何以对君父百姓？”他说到这里，轻轻叹息一声，指着勒敏身边那位官员，说道：“这位是刚从北京赶来传旨的李侍尧李大人。他来，给我们带了六十五万两的军饷，还有犒赏三军的三十万斤风干牛肉。没有开始计议军事前，先请李大人训示！”

将军们不禁面面相觑：在座的军将统帅，职位高的官居极品，至不济的也是统兵三品参将，这个小小道员有什么资格在这场合训话？

“兄弟是代天训示！”李侍尧稳几而坐亢声说道。他仿佛患天花痊愈不久，脸上的麻子脱痂嫩肉在窗下泛着光，声音又尖又亮，还带着金属一样丝丝颤音：“本来，兄弟是奉旨去云南主理铜政司，可临陛辞时皇上在乾清宫亲自召见，天语谆谆叮咛，整整说了两个半时辰，命兄弟前来劳军。

“奉旨劳军，用什么‘劳’？六十五万银子是从户部钱度那里调出来，从湖广藩库直运金川，都由兄弟一手经办。一切衙门都不能经办此事。怕的是那些黑心胥吏短秤少两克扣了‘火耗’。我从北京走时带了三个师爷，现在带到这里只剩下一个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军将们已经有人在窃窃私议：

“这鬼崽子，怎么这么啰嗦……”

“喂——老王，你在兵部当过差，知道他是哪里选出来的么？”

“……别小看了，是傅六爷荐出来的！”

“怪不得这般大模大样！”

“哼！狐假虎威……”

霎时，他们的议论就被李侍尧的话震住了：“另外两个，我

在汉阳码头请了湖广巡抚的王命旗牌当众正法了——银箱装船，他们趁乱，竟往自己船上装了一箱！”

李侍尧眼中闪着狠毒的光，声气却是依然如故：“这似乎是题外的话了。皇上说，金川莎罗奔男女老少一共算起还不到七万人，前后两次兴军征伐，我军伤亡已经三万，屡战屡败，耗资二百余万两，没有寸步之功……皇上说着落泪，我也哭伏在地，主忧臣辱、主辱臣死，侍尧受主知遇之恩，岂敢因私枉公？！因此，六十五万银子一两不少，三天后运到军中，三十万斤牛肉，是我从铜政司厘金里调出来额外孝敬各位将军的。以此为限，若踏不平大小金川，生擒不了莎罗奔，对西川蛮地若做不到犁庭扫穴，我另送诸位老兄每人一口棺材！”说罢起身一揖坐下，神态平静如故。候见厅里鸦雀无声，静得连一根针落地也能听见。

“嗯，这个——侍尧大人方才讲的，都是圣谕里的。没有向诸位宣读谕旨，是旨意专对讷相和我讲的。”张广泗清清嗓子，眯缝着眼幽幽说道：“小金川之役，庆复刚愎自用，不听谏劝深入孤地，招致大败。我为副帅，也难辞其咎。我是带了几十年兵的老行伍，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也真羞辱难当，气得大病一场。我们做臣子的，讲究的就是个文死谏，武死战。这一阵打不赢，且不说天威不测君恩难负，我自己也臊死了。兄弟们，金川只是个弹丸之地，我军七倍于敌，将其团团围困，反而折腾得自己人仰马翻，不愧么？也实在是赢得起，输不起了！大家都是和我一块刀枪箭雨断城炮灰里滚出来的人了，好歹这次争口气，成全我这把老骨头，也成全了你们自己……”他用抑郁的，近乎央求的目光扫视大家一眼，绷住了嘴，像要穿透墙壁一样遥视着前方。

他的口气虽然平静，在座的军将一多半都是跟他二十余年的，无论在青海，纵横万里黄沙戈壁，还是在云贵险山恶水间，和强蒙强苗对阵，那种机敏果决，指挥若定的刚毅，那种领先破

阵，叱咤三军的气势，似乎都在小金川一战惨败中烟消云散了。他从来也没有这样侃侃恳恳，以平等的口气和属下讲过话，更不用说话语里还带着凄凉和无奈的恳求！听着他说话，看看他额前白了一多半的短发，将军们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都是一沉。正没奈何处，讷亲又转头问勒敏：“勒大人，你要不要讲几句话？”

“不敢！”勒敏在椅中一欠身，说道：“军务上的事学生不懂，不能混插言。我奉天子诏命，总管大军粮秣。军中但一日缺粮，都是我的干系。已经飞递文书给两江总督金鉷，特选三千石精米速运来金川，打了胜仗，让兄弟们好生打打牙祭。虽然大金川一战失利，但哀兵必胜，这次好生筹措，趁春旱时间道路好走，雨季前打好这一仗！别的没得说的。”说完站起身，微笑着双手抱拳，团团一揖，轻轻将搭在肩上的辫子理到身后，又复坐下。他是破落旗人，潦倒京师读书，居然一举身登龙门魁天下，殿试状元，放着花团锦簇似的文官前程不走，自动请缨军前效力。这份志气深得乾隆爱重，几年间连连超迁，已加了右副都御史的衔。又不归招讨大营建制管辖，所以从庆复到讷亲、张广泗都对他礼敬有加。

讷亲待勒敏说完，温和地向他和李侍尧点点头，对身边的张广泗道：“昨晚我们商议了一夜，你和大家说说，看各位将军有什么高见。”张广泗只一笑，说道：“讷相，说好了的嘛！还是你主持。我以下诸将唯命是从！”“那好。”讷亲转脸过来，稍稍提高了嗓门，说道：“我们检讨小金川失利，犯了孤军深入，后援不继的兵家大忌。南路攻小金川，一路沼泽三百余里，进兵路上陷进泥淖死的兵士就有八百多人。用竹竿插在泥潭上的标记，藏民夜里稍一移动，又要重新再试再标，中军深入腹地，阿桂又深入刮耳崖，达维、小金川和刮耳崖被莎罗奔段段分割，首尾不能相顾。莎罗奔部人都是土著，地形熟悉，又不怕瘴气，兵士能单

兵作战吃苦耐劳，所以我们吃了大亏。”他站起身来，从戈什哈手中接过一根杆棒，吩咐“撤座”，用杆棒指着沙盘，说道：“大家请看！”

“扎！”

几十名军将齐应一声纷纷起身，顿时马刺佩剑碰得叮当作响。在大沙盘前围成一个半月形，听讷亲部署指挥。

“大家来看这木图！”讷亲变得有些兴奋，颊上泛出潮红，眼睛也闪烁生光，用杆棒指着沙盘朗声说道：“这里是刷经寺，这里是我们的松岗粮库，这里就是大金川。我已传将令勅龙的南路军进驻黑卡，康定曹国祜部也占领了丹巴。敌人不能西逃甘孜，也无路亡命云贵。这是大形势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声音柔和中带着点嘶哑，又道：“我军两次攻取大金川，都因为粮食供应不上去，大金川和松岗之间一百多里草地成了天然屏障，其中关键锁钥就是我们始终没有占领下寨。下寨在大金川和松岗之间，打下了它，就等于有了过草地的桥。所以，这次要用最精锐的侯英部，两万人强攻下寨。南路军和西路军一律按兵不动。这样，莎罗奔必定向刮耳崖逃窜。我已几次派人侦探刮耳崖，地形虽然险要，但只要截断丹溪，他的老窠就要断水。这是比断粮还要厉害的一着。莎罗奔若不退刮耳崖，就在这百里方圆成了流寇，十几万大军合围之下，也只有束手就擒——大家以为如何？”

众人一时都没有言语，这个筹划本身挑剔不出什么毛病。他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，每次战前布置何尝不都是头头是道？但一交战，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变故，使人措手不及。南路军和西路军离着中军最近的也有一百余里地，中间金川山向水势纵横交错，蜿蜒盘曲，像迷魂阵一样。莎罗奔虽是藏人，但其实心思狡狴细密，远虑近图想得周到，通汉语习兵法，不是个容易对付的对手。讷亲几个人仅仅一夜就想出这样的珍食方略，众人都觉得

心中没有底。怔了半日，讷亲见无人发言，便道：“大家没有意见，我和张军门就要发令行动了！”话音刚落，便听有人说：

“我有几句愚见！”

众人一齐转头，看发言的竟是张广泗和讷亲最得心腹，右军统领马光祖。马光祖也是一张麻脸，不过三十多岁，微高的颧骨上方一双三角眼，和眼白比起来，瞳仁略嫌小了一点，鼻子左侧还长着一颗聪明痣，说起话来唇上小胡子一翘一翘，甚是干脆利落：“我们帅营设在北路的只有四万兵。用两万去攻下寨，剩余的还要护粮，护路，护大营，内里就空了。藏兵如果乘虚抄了我们后营，掐断粮道，又怎样应付？”他刚说完，张广泗冷冷问道：“他们走哪条路来抄我们后营？”马光祖便垂下头，叉手说道：“标下不知道，只是想到了说说。”讷亲道：“说说也很好，集思广益嘛！谁还有什么话？”

“这样打，我们只能操一半胜算。”兆惠在人们的沉默中款款说道：“这个方略我挑不出瑕疵，但它只是我们的算盘。知己不知彼。莎罗奔是怎样想，我们不甚了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们该去问问莎罗奔？”讷亲一哂，揶揄道。

“毋须去问。大金川城里有多少驻军，下寨有多少驻军，小金川和刮耳崖的兵力又怎样布置，还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暗伏的驻军，都要侦探明白。可行则行，不可行再作筹划。”

“那要多少时日？”

“不管多少时日，弄不清敌情贸然动手，只有一半指望，这不是我兆惠说的，是孙子讲的！”

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是岳武穆的话！”

“我知道中堂大人的心。但莎罗奔也有‘一心’，他是个雄杰，不是草莽土匪。”

张广泗见讷亲语塞，接口说道：“皇上已经为金川的事龙颜

震怒，屡下严旨立即进兵。这慢君之罪谁来承当？”说完，鹰隼一样的眼死盯着兆惠。

兆惠咽了一口唾液，在张广泗威严的目光逼视下，他似乎迟疑了一下，旋即恢复了平静，说道：“标下承当不起。但大帅方才还讲，我军赢得输不得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依我之见，我强敌弱，应该命令南路、西路两军向小金川缓缓进军，我中军从北路南压。莎罗奔虽然狡狴，兵力毕竟太少，哪一路他也惹不起，哪一路也不能出奇制胜。虽然慢，却能稳操胜局。”他话没说完，大家已经纷纷议论起来。

“这话对！三路军十三万人马一齐压进金川。莎罗奔满部落也就不到七万，又没有援兵退路，我们就是豆腐渣，也能撑破他老母猪肚皮！”

“单进一路，确实容易让他分路击破。”

“我说呀，还是多派细作，混到金川摸清他的底细！”

“不行，他们的人混我们这边容易。汉人装藏人根本不像。他姥姥的，上次我派了二十个，只有两个回来，还叫人家割了耳朵！”

海兰察最爱热闹，听屋里人们放松议论，他却与众不同，只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捅捅这个胳肢窝，拍拍那个人屁股，逗得人无缘无故失声而笑，他却是一脸正容，右翼副将廖学敏正在发言，“护住我们粮道，放胆——”突然肋下被扒了几下，他最不耐痒痒，顿时格格格笑个不住，大家都知是海兰察捣鬼，于是更加放肆哄笑起来，议论中夹着骂声笑声，搅得会场乱哄哄的。

“都回座位上去！”讷亲听这七嘈八嘈的议论，头涨得老大，命道：“一个一个接着说话！”张广泗脸板得铁青，待诸将归座，指着海兰察道：“这是议论军机大事，你敢起哄！你活够了么？”

海兰察在椅中一躬身，似笑非笑说道：“卑职不敢！我是想